

李子坝轻轨穿楼,已成为本地人,特别是外地人常去的网红打卡点。每遇节假日,更是摩肩接踵,游人如织。而就在那附近,还有一个越来越被人知晓的“三层马路”。利用国庆假期,徒步从江边走到鹅岭公园。参观学习,使我寻到和增加了一些“气”,比如硬气、义气、正气……



分布在“三层马路”纵线上,有许多文物景点,包括孙科在渝的爱巢——圆庐,那是与梁思成齐名的建筑设计大师杨廷宝的杰作之一。他后来还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、人民大会堂、毛主席纪念馆等百多项工程设计。还有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、高公馆、交通银行办公楼、交通银行地下金库,以及位于贰厂的文创基地,等等。

就在离此不远处,有一幢造型奇特、全身黄色的建筑,当年叫“觉庐”,是抗战时期交通银行的营业部,也曾是美军驻华司令部住所,是盟军在华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。

从“觉庐”旁边往上走,就是三层马路的第三层,首先看到的是吴铁诚官邸。这里是重庆谈判旧址群的一部分。



越过第二层马路,经过“从你的全世界路过”打卡点后再上行,不久进入鹅岭公园。同行者有说鹅岭公园变了,我一脸懵,不知道变在哪里?只好跟随继续前行。

鹅岭公园前身为礼园,也称宜园。系靠经营盐、茶、杂货等,成为清末富商的李耀庭的别墅。他是云南昭通人,重庆第一届商会会长。清宣统年间,他花十万两白银购得位于大坪佛图关下东侧的鹅颈岭,取名峨嶺,修筑了私家住宅。1958年被改造为鹅岭公园。

说起鹅岭公园,我还是二十多年前去过。那时最有印象的是九月菊花盛开之时,挈妇将雏,前呼后拥去看菊展。不懂得菊花的种类但能分清颜色;分不清美丑的层次,但知道大小。只能说颜色好丰富,形状好奇怪而已!重点是给儿子拍萌照,各种开心笑。

当时最吸引人的还是登瞰胜楼,该楼又名两江亭,建于1984年,楼高41.44米,海拔380米,为七层塔式建筑。登高极目远眺,江天辽阔,长桥卧波,是观赏两江风

光、城市全貌和山城夜景的最佳去处。鹅岭公园里面保留的“飞阁”“苏军烈士墓”“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”和“土耳其公使馆旧址”等抗战遗址,是重庆抗战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位于公园北端的“飞阁”,面对嘉陵江,砖木结构,碧瓦彩檐,中心为六角形,状若飞鸟,故名飞阁。1939年初始建,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夏天在这里避暑。1940年至1945年8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此居住。

离飞阁不远,有一栋著名的石房子——桐轩石室,2009年公布为市级文保单位。这是一处规模宏大、精雕细刻的石质别墅,建于1911年,为李耀庭纳凉避暑之地。别墅在整块巨石上开凿而成,石室窗花中西结合,每一处都不尽相同。桐轩平面是完全对称的结构;中间是主屋,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大小完全一样的侧室。罗马风格的石柱拱门两旁,是镂空石雕,有篆体的“桐”“轩”两个字。再两旁的花窗,分别刻有“互助”“博爱”。进得拱门,正对的石壁上刻着清王朝版图,右侧石壁上刻着世界地图,左侧是节气图。



爬坡上坎,导游讲解,各自细观,以为游览已毕。恰有人说,还有呢。连忙问,还有哪?心想,还会有哪?请往佛图关而去。

说来惭愧,那么有名的地方,我在重庆学习、工作和生活至今四十余年,居然还没去过!人们的旅行往往舍近求远,以为近处随时可去,但电灯点火——其实不燃(然)。

佛图关位于渝中区西端,鹅岭公园旁,是老巴渝十二景之一的“佛图夜雨”所在地。据说晚唐诗人李商隐的“君问归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即写于此。

进得公园大门,看了导游图,才知此已并入“大鹅岭

“三层马路”寻“气”

胡雁冰

公园”了。

佛图关地势高峻,海拔388米,自两侧急剧倾斜,为兵家必争的千古要塞。因古时建有夜雨寺以及有《佛图关铭》《佛图关》《清正廉明》等多种记事碑铭,及岩壁上刻有摩岩石刻佛像,故又名浮屠关,后更为现名。

《巴县志》记载:“渝城三面抱江,陆路惟浮图关一线壁立万仞,磴曲千层,两江虹束如带,实为咽喉扼要之区,能守全城可保无恙。”旧时出重庆城,沿东大路去成都,这是唯一的陆路关隘。所以当时有说“出了浮图关才算出了重庆城”。

关南的石壁上刻有赵朴初先生“佛图雄关”题字。抗战当年,冯玉祥有“兴亡皆有责,敌我不俱生”题字。还有蒋介石亲笔书写的“挺起胸膛,竖起脊梁”,竖列题刻在石壁上以勉励抗战将士。后因石壁加固,现仅存“竖起脊梁”四字的半边。

此地还有一个建筑值得说道,那就是2007年从民权路迁建的关岳庙。

原关岳庙是道教全真派十方丛林,为典型的南北朝宫殿风格,布局对称、规模宏大,共有大小殿堂36间,其中有三大殿,总建筑面积达5000多平方米,是川东道教活动中心。每逢道教重要节日,香客信众人山人海,三百年间香火鼎盛不衰。民国时期,巴县道教会、重庆道教会、四川道教联合会会址都设于此,成为重庆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宗教场所。

由于便利的地理位置,关岳庙也成了各界群众举行大型集会的理想场所。抗战时期更是成为誓师之地。



抗日战争,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事。因为它是一件正义的事,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。有识之国家和有识之士弘扬人间正义,开展了对华积极有效的援助。



岭上的红梅花开了

兰荣辉

岭上的红梅花开了
春情扇动着翅膀
飞一样的速度在抖音上疯狂
岭上又热闹起来了
仿佛吹响了观花赏春集合号
四面八方拥来的花粉
长枪短炮对着红梅花盛开的
地方狂轰猛炸

开过来啦,开过来啦
一声惊呼在人群中炸响
列车从簇簇红梅花中开过来
花香和笑脸在咔嚓声中定格
列车在花海飞驰的光影
迅速在奔跑欢呼的人群中发飙

我在开直播,我在发头条,我在发朋友圈……
穿梭在花间,寻找醉人心扉的花粉
像蜜蜂一样勤劳
分享飘着花香的甜蜜
在诗和远方,酝酿出美酒的芳香

列车载着兴奋的游客
唱着春天的歌谣
朝山那边飞奔
像春风一样,扑面而来的精彩
浸润着花香

作者简介:兰荣辉,笔名云晖,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。



开往春天的列车

徐 满 摄

小巷风景

黄 丽

单位附近的小巷,是一条地处市中心繁华地带,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街巷。这里曾经是著名的“鲁祖庙花市”,旁边有解放碑片区最大的菜市场。每天络绎不绝的人从这里经过。面对熙熙攘攘的人流,它沉默不语像一面反光的镜子,折射出人生百态。面对四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,它又活泼得像一条欢腾的小溪,让市井味道伴随第一缕霞光,在小巷里流淌飘扬。

现在,它不仅拥有闹市中最浓郁的市井味,还增添了几分文艺时尚味。街巷里一些老房子正在被改建成具有怀旧风情的建筑,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日益增多。嗅到商机的商家已经捷足先登,一家出名的奶茶店占据了街巷中心有利的地理位置,装修时尚、简洁、大气。两层全落地玻璃的小洋楼与旁边的菜摊、水果摊、肉摊显得有些格格不入,但一点不妨碍它的生意,二楼常常是顾客满座。有次,我点了杯奶茶,走上二楼,找到靠窗的位置坐下,小巷和旁边几条街的景象尽收眼底。难怪,生意这么好。

于是乎,中午休息时间,这家奶茶店成了我打卡最多的地方。我喜欢坐在二楼靠窗的位置,看着窗外人来人往,从路人的神情动作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我被深深地吸引着,从夏天看到秋天,从秋天看到了冬天。

奶茶店对面前左方的水果摊变化着不同的水果,紫色的葡萄,绿色的西瓜,粉红的水蜜桃,金黄的橘子……季节的颜色涂抹在水果上,充盈着甜美的汁水,待人们去品尝。奶茶店对面前右下方则是一个花店。老板把鲜花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店门口的路边,有月季、玫瑰、康乃馨、百合、向日葵……她会用喷水壶浇灌鲜花。有了水和阳光,鲜花天天明媚娇艳,小巷因此也多了几分情调。

在这条小巷,每天都有一些变化,也有一些事物恒久不变。夏天的时候,我发现每天中午太阳光最明亮的时候,从水果摊延伸出来那条街巷,有一对手牵着手的女子。起初我并没有发现他们,他们在人群中毫不起眼,直到我发现了他们与旁人之间的不同,从那一刻起,我能立马从人群中发现那对母子。

那是一对年迈的母子。老母亲满头白发,

佝偻着背,颤颤巍巍中被儿子牢牢地牵着手。要不是儿子的手,老母亲恐怕在路上蹒跚不了几步。儿子的脸上已经布满了沧桑的皱纹,头发灰白,身板不太挺拔。儿子牵着老母亲的手,她慢慢挪动着步子,挪上两三步,儿子才迈开一步。儿子就这么静静地牵着老母亲,等待她挪动,没有一句催促。走出巷口,阳光明晃晃的。儿子开始慢慢移动老母亲的方位,让她背对阳光,脱掉她身上的棉布背心,放在自己的胳膊上。阳光照耀了老母亲的后背,更照进了她的心房。我能清晰地看到她脸上洋溢的微笑。

秋天到了。这对母子依旧每天出现在小巷。有阳光的日子,他们在街中心会多站一会儿。儿子用手抚摸老母亲后背,感觉到暖和后,继续牵着老母亲的手往前走。下雨的日子,我以为他们不会出现,却看见老母亲坐在轮椅里,举着一把伞,儿子穿着雨衣,两只手推着轮椅缓慢前行。此时小巷的行人比往昔少了许多,而这对母子成了整条街最亮丽的风景。

短暂的秋天一闪而过,寒冷的冬季来临。中午的气温是一天中最高的时候。这对母子果然又出现在那里。老母亲穿着厚厚的棉服,头上戴了一顶枣红色的毛线帽。仍然是儿子牢牢地牵着老母亲的手,老母亲一步一步挪动步子。他们今天停留在水果摊前和老板闲聊。我好奇地走到旁边,假装挑选水果去听他们的谈话。

“天气冷了,还出来啊。”

“老太太每天出来的时候是最开心的。”

“小双,买两斤橘柑。”老母亲看着水果摊嘴馋了。

“老太太又把你认成小双了。”

“自从小双得病走了后,老太太总把我认成他。今天有进步,认出橘柑了。”儿子称了两斤橘柑,牵着老母亲继续往前走。

水果摊老板一边给其他顾客称水果,一边念叨着:“非亲非故的邻居,做了十几年好事,老太太有福气……”

我若有所思地望着他们缓去的背影,回味着一段感动。

作者简介:黄丽,重庆公安作协会员。

山城雾雾山城

李正权

下弦月才从涂山升起不久,雾就开始躁动。最早的雾可能是在铜锣峡里生成的,然后沿着长江向山城袭来。那时,城市还在梦中,山城还在沉睡,连灯光也睡眠惶怍。只有朝天门已经苏醒,过江轮渡拉响了第一声汽笛,开往汉口、上海的客轮已经灯火辉煌。那高高的石梯上,奔跑着匆匆的乘客。突然,有人发现,雾来了。那雾横亘在江面上,灰白色的,像钱塘江的大潮,滚滚而来。雾过处,灯光不见了,山不见了,江面也不见了。顷刻,雾就卷到两江汇合处,然后兵分两路,继续向长江上游,向嘉陵江卷去。雾太厉害,像山洪暴发,沸沸扬扬的,片刻便将长江嘉陵江淹没,然后又向那灯山涌去。雾从江边涌上朝天门,涌上小什字,涌到解放碑,涌到七星岗。可能是后续的雾还没赶到,雾停在枇杷山半山腰上,山城变成茫茫雾海。

天还没亮,雾浓浓的,黑黑的。新世纪前,重庆的交通依赖于水运,朝天门是重庆城醒得最早的地方。船不能开了,码头上那些赶早的人唉声叹气,呆在石梯上无可奈何。石梯上的人虽多,雾却将他们完全隔离,让人只能感觉身边似乎有一个个人影。一对情侣相互拥抱着,却看不清对方的脸,更看不清对方的眼。路过的人听见他们亲吻的声响,回头看看,看到的竟然只有一个人身影,只是比其他身影显得庞大一些而已。雾是冷的,冷冷的,从人的衣领、袖口、裤脚以及所有可能的地方,往人的身体里钻,似乎也想暖和暖和,却让人忍不住打着寒噤。扛不住的,一个惊天动地的喷嚏,把雾骇了一跳,似乎后退了一下,但又立即涌上来,将那人抱得更加紧紧的,让他不得动弹。他终于忍受不了,转身向坡上走去。去找一个能够躲避冷雾的地方,或者干脆回家。

要看雾,得到高处去,例如南山,例如枇杷山红星亭,例如鹅岭瞰胜楼。那时,天渐渐亮起来,白茫茫的。雾特别浓的地方,便成灰色。朝晖映照下,又金碧辉煌的,极富层次。雾海无边无际,浩浩荡荡,起伏震动,似怒涛汹涌,如狂澜翻卷。那南山,那鹅岭,那枇杷山只剩下山顶,像海中的神山仙岛。那如林的高楼大厦从雾海中冒出来,像神话中的琼阁仙宫。还有那高高的塔吊站在雾海里,一动不动,使人平添许多遐想。

雾越来越大,向山坡袭来,那岩那树便裹上银纱,朦朦胧胧的,似显非显。山谷有风,那雾又败退下去,那岩那树又清晰起来。雾不服输,又涌上来,风又加劲,雾又退回去,雾和风争斗着,那雾海也就沸腾着,潮涨潮落,那神山仙岛便一会儿大一会儿小,那琼阁仙宫便一会儿高一会儿矮。开始时很静很静,那城市的噪音似乎被雾打湿了声音,传不到山上来。只有偶尔几声喇叭突破重围,从雾海底传来,显得越发清脆。雾起伏着,充满了生机活力。雾变幻着,展现着山城的壮观美貌。

太阳终于从云层中钻出来,红通通的。雾开始消散。不,不是一点点退下去,而是在你没注意的时候,那风,那阳光一下便把那雾撕裂,让整个山城显露在你眼前。经过雾的洗礼,山城更清秀。那如林的高楼以及那红红绿绿的广告牌被洗得干干净净,在阳光下闪闪烁烁。汽笛长鸣,车声嘹亮,水中岸上全都热闹起来,那是一种让人激动的沸腾。困在朝天门的乘客终于长出了一口气,急匆匆跑下那坡陡峭的石梯,跑上趸船,跑上轮渡,跑上客轮,奔赴各自的生活。天蓝蓝的,太阳红红的,山城暖暖的——满城大雾兆天晴,这是一个好日子。

作者简介:李正权,重庆市作协会员。